

应对孤狼恐怖主义： 官僚模式的困境与公众参与

王宏伟*

目次

- | | |
|-------------------|---------------|
| 一、孤狼恐怖主义的界定与演变 | 三、官僚模式应对的困境 |
| 二、孤狼恐怖主义的特征、动机与手段 | 四、孤狼恐怖主义的公众应对 |

摘要

本文主要对孤狼恐怖主义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分析了孤狼恐怖主义的演变、特征动机和手段，研究了官僚应急模式在应对孤狼恐怖主义中的困境，认为社会公众的参与才是应对孤狼恐怖主义的有效手段。

关键词：孤狼恐怖主义；反恐应急管理；官僚模式；公众参与

由于恐怖袭击具有突发性、紧急性和公共威胁性，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影响公共安全的突发事件。在反恐怖应急管理中，社会公众作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发挥着不可或缺、无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国际上，孤狼恐怖袭击事件不断发生，其风险不确定性极强，政府与军队方法、打击难度大、成本高，对社会公众造成巨大的心理震撼。通过研究，我们认为：公众参与是应对孤狼恐怖主义的必要手段。

一、孤狼恐怖主义的界定与演变

孤狼恐怖主义（Lone Wolf Terrorism）是一种为意识形态目标所驱动的、以杀戮无辜平民为手段、目的在于在全社会制造恐怖氛围的暴力行动。它以个体发动恐怖袭击为特征。不仅如此，孤狼完全是自我激励、自我动员，与恐怖组织没有直接或间接的隶属关系。在现代社会中，孤狼恐怖分子经常通过因特网来完成意识形态的激进化过程，获取袭击目标及袭击技术的信息。

孤狼可能认同或同情某些极端主义运动，但并非极端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由多人或恐怖小组发动的袭击不是孤狼恐怖主义行动。1995年对美国俄克拉荷马州政府大楼实施爆炸袭击的梯姆锡·麦卡维就是以暴力行为表明自己对政府政策的不满。但是，麦卡

*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维的同伙特里·尼克尔斯参与了恐怖袭击的准备。因此，这起袭击不能被称为孤狼恐怖行为，而是团体恐怖行为。一旦孤狼加入恐怖组织或恐怖网络，就不再是孤狼。

然而，判别孤狼恐怖主义的标准不能仅仅是行为的单独性。有些单独实施恐怖行为者并非孤狼。首先，孤狼不是潜伏到特定社会系统或组织并保持蛰伏状态、伺机被激活的危险分子。他们本身就是正常社会系统或组织的组成部分，不受任何恐怖组织的支配，实现自我激发。(2) 孤狼恐怖主义也不是西方学者所说的自由恐怖主义 (freelance terrorism)，因为自由恐怖主义者虽然不是恐怖组织成员，但受到恐怖组织的雇佣，以恐怖组织的名义发动袭击。

国外有学者认为，从类型上看，孤狼恐怖主义分子有以下四种¹：(1) 孤独者(loner)，打着极端伊斯兰意识形态的旗号，策划或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2) 孤狼 (lone wolf)，表面上看单独实施恐怖行动、没有外部的激发，但实际上与极端分子有着某种程度的联系；(3) 孤狼群 (lone wolf pack)，由多个孤狼组成，利用“基地”教义，进行自我激进化；(4) 孤独的袭击者 (lone attacker)，单兵作战、但与“基地”核心或附属组织之间有着指挥、控制联系。

我们认为，这个分类不够科学。第一类属于我们所说的孤狼恐怖分子，但其意识形态主张不仅限于极端伊斯兰主义；第二类也可以算作孤狼恐怖分子，但前提条件是外界极端分子的联系有限，并没有隶属关系；第三类与第四类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孤狼恐怖分子，因为他们具有团伙作案的特点或者就是恐怖组织的成员。

孤狼恐怖主义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其思想渊源可以被追溯到19世纪的无政府主义。个人的暴力行为被一些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是其革命行动的组成部分。个人无政府主义者对代表资产阶级社会价值观的组织发动了一系列的暗杀与攻击。到了20世纪，无政府主义者不再将个人恐怖主义看作富有成效的战略。

在20世纪后半叶，孤狼行动与美国的白人至上主义和反政府极端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提出了“无领袖抵抗”(leaderless resistance)的目标。卡普兰将其定义为，一种孤狼式的行动，个人或极少数具有高度胁迫性的团体从事反国家的暴力行动。他们独立于任何运动之外，不受任何领袖的领导，也没有支持网络。20世纪90年代，“孤狼”一词为白人至上主义者汤姆·麦泽格尔和阿莱克斯·库尔迪斯所推广。他们认为，孤狼或小组行动常规恐怖主义更加难以被探查。

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休伊特对美国的恐怖袭击事件进行分析，得出结论：1995—1977年，在美国恐怖主义受害者中，7%是被没有组织归属的个人所杀害的。1978-1999年，这个比例上升到26%。但是，休伊特将四个人以上实施的恐怖袭击定义为团体恐怖袭击。其分析将2-3人发动的袭击也纳入到了分析之中。

2001年，“9.11”事件发生。恐怖主义分子驾驶民用航空器，撞击世界贸易组织大厦和五角大楼。这警示我们，恐怖分子可以灵活地选取实施攻击的时间、目标、工具，甚至不排除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可能。随后，美国主导了声势浩大的全球反恐战争。经过十年来的打击，以“基地”为代表的恐怖组织遭受灭顶之灾。本·拉登本人也于2011年被击毙。

但是，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并没有被完全铲除。这使得一些国家的公众接受极端思想的影响，进行自我激进化，并实施恐怖行动，成为不依赖任何恐怖组织的孤狼。近年

¹ Roffaello Pantucci, A Typology of Lone Wolves: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Lone Islamist Terrorists, March 2011, <http://www.raffaellopantucci.com>

来，美国不断遭受国内恐怖主义的威胁，如福德堡枪击案、圣诞节恐怖炸机未遂案、纽约时报广场爆炸未遂案等。这些本土内生型的恐怖活动中，许多就是孤狼恐怖行动。

由于孤狼混迹于社会之中，给政府和军队的侦查、情报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在孤狼发动袭击之前，人们很难发现孤狼。2003年，美国FBI官员宣称，严重的恐怖威胁来自于某些没有任何外来支持的个人。单纯依赖政府和军队往往会产生老虎吃天、无从入口的感觉。孤狼恐怖主义发生后，其产生的社会恐怖情绪弥散，对社会稳定形势构成严重的威胁。

通常，孤狼很难获得专业培训，如使用武器或爆炸物，行动能力不强。与大型恐怖组织相比，孤狼恐怖袭击的影响一般较小，并局限在国内。但是，人们并不能排除孤狼恐怖分子发动大规模袭击、制造严重影响的可能性。例如，2011年，挪威发生孤狼恐怖袭击事件，震惊世界。

二、孤狼恐怖主义的特征、动机与手段

孤狼恐怖主义（lone wolf terrorism）对公共安全构成了严重的挑战，但并没有得到理论界的充分关注。近年来，有些研究恐怖主义的学者将关注的焦点转向了恐怖团伙的运作方式，如恐怖主义的培训、招募、遵从与道德脱离等，目的是研究孤狼是如何投身、实施恐怖主义的。但是，这种研究存在着较大的缺憾：一方面，学术界研究的是基于团体的恐怖主义；另一方面，孤狼恐怖主义是基于个体的行为。其间的差距意味着人们对恐怖主义触发因素和动机的解释可能并不适合“孤狼”。“孤狼”的动机是多方面，包括意识形态、政治、社会心理、经济等方面的因素，也可能是受到胁迫的结果。

一般而言，恐怖主义具有以下基本特征：动机具有政治性，行为具有暴力性，暴力行为的目的是传递一种信息，受害者与暴力行动具有象征性意义，袭击的目标与受害者通常是不同一的，暴力行为的指向是平民或者说是非战斗人员。历史上曾存在许多个人实施的暴力行为，如为个人经济利益或个人恩怨所实施的暗杀行为。但这并非孤狼恐怖主义，原因是它们缺少更大的政治、意识形态或宗教目标。

孤狼恐怖主义具有恐怖主义的一般特征，但也有自身与众不同的独特之处。所谓的“孤狼”，就是指个体恐怖分子。他们为恐怖组织及其意识形态所动员，对无辜的公众发动恐怖袭击。从实施主体上看，孤狼是零散的个体。他们与恐怖组织之间没有隶属性关联，对其没有承诺。有时，他们会得到一些外部的支持，但策划与实施恐怖袭击完全是个人行为。从这个意义上，有些人也将他们称为自发恐怖分子（spontaneous terrorist）。总之，孤狼恐怖袭击实施者的特征是：（1）个体发动袭击；（2）不隶属与于任何恐怖组织和网络；（3）没有外部的指挥。²

在生活中，孤狼一般少有朋友，倾向于单独行动，独来独往。因此，孤狼恐怖主义往往与出于个人动机而实施的犯罪、如系列谋杀有着较为模糊的界限。问题的关键暴力行为的背后是否存在着政治动机。例如，个人实施的暗杀如果出于政治原因，其政治、意识形态或宗教目的超越了袭击目标本身，这就是孤狼恐怖主义。但是，如果个人实施的暗杀是由于个人的丧心病狂，完全是以个人目的为核心的，则此种暴力行为并非孤狼恐怖行动。

² Ramon Spaaij, The Enigma of Lone Wolf Terrorism: An Assessment,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33:9,2010,P.856.

可见，孤独者未必会成为孤狼。孤狼行动的背后有着强烈的恐怖主义动机，就是激发恐怖分子发动恐怖袭击、实现特定目标的刺激因素。如同一般恐怖分子一样，孤狼恐怖分子实施暴力袭击的主要目的包括：向政策制订者、对手或支持者传递信息；宣传其政治主张；影响政治进程；传播、渲染恐怖气氛；摧毁重要或象征性的基础设施；矫正自己所认为的非正义。

具体而言，孤狼恐怖主义的动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意识形态因素。影响孤狼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包括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反堕胎行动主义、民主分离主义等。在欧洲，一些民族主义者受右翼思潮的影响，对外国移民法国恐怖袭击，带有种族歧视和排外主义的色彩。例如，1993年到1996年，弗兰茨·福赫斯（Franz Fuchs）在德国和奥地利实施了多起爆炸，导致4人死亡、15人受伤。他本人是狂热的排外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曾经致信政府，要求改变移民政策。在袭击中，他所选择的目标主要是移民以及对外国人友善的组织和个人。

2、政治因素。孤狼发动恐怖袭击的目的是制造政治影响，以发泄对政府的不满，颠覆政府的统治。1993年9月13日，以色列政府与巴解组织签订了《奥斯陆协议》。这引发了以色列国内极右势力的严重不满。1995年11月4日，在特拉维夫的一次和平集会上，伊戈尔·阿米尔刺杀了以色列总理拉宾。被捕后，他表示对自己的暴行“不后悔”，并声称是遵照上帝的旨意单独采取行动。

3、社会因素。驱使孤狼发动恐怖主义袭击的是现代社会存在的技术和经济问题。例如，西奥多·卡钦斯基在1978年至1995年期间发送了16个邮包炸弹，造成23人受伤、3人死亡。其目的是：改变现代社会的结构及其对技术的依赖。他仇视现代社会，对现代社会中生态恶化及技术破坏痛心疾首，呼吁在世界范围内瓦解工业系统。他认为，先进技术增强了对人进行控制的能力，损害了人的独立性。所以，他试图建立一个组织，终止科学研究，限制现代社会权力的无休止扩张。

4、心理因素。在对群体恐怖主义研究中，我们通常认为，恐怖分子不能被看作是精神病患者。甚至有学者宣称，恐怖主义最大的特点就是其正常性。但是，这个结论似乎不能完全平移到对孤狼恐怖主义的评判中。孤狼往往具有心理异常之处，人格存在着较大的缺陷或产生严重的扰动。例如，大卫·柯普兰德（David Copeland）曾于1999年4月的13天内伦敦发动了3起爆炸事件。他在公共场所安放钉子炸弹，目标针对黑人、亚洲人及同性恋者聚集的社区。系列爆炸案共导致3人死亡、包括1名孕妇、129人受伤。经过警方调查，他16岁辍学，开始成为一名机械学徒工，并酗酒、吸毒。1997年，他到伦敦，成为助理工程师，加入英国国家党，但因为该党不主张暴力而脱党。他回到罕布什维尔，加入一个新纳粹组织，学习利用鞭炮及闹钟制造炸弹。在实施恐怖袭击之前的很久以前，他就存在着精神抑郁、焦虑、失眠、难以集中精力等问题。

5、经济因素。孤狼发动恐怖袭击是独立的个人行为。但是，他们有时可能会从恐怖组织那里获得经济资助，以支撑个人及家庭生活。特别是，当孤狼认为经济困顿的原因是政府行为失当时，他们更有可能受经济因素的驱动而滥杀无辜。

孤狼的暴力行为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基础。孤狼的意识形态是个人仇恨与宗教或政治愤懑的结合。例如，西奥多·卡钦斯基的恐怖行为最接近无政府主义，包含着卢德主义³的因素。他对现代技术的反对具有明显的个人仇恨色彩，认为技术使其生活陷入混

³ 卢德主义盛行于19世纪初，主张用捣毁机器等手段反对企业主，是自发工人运动的重要主张。—作者注。

乱，特别是使其不能与一位女士建立情感联系。

此外，孤狼往往会经历一个个体激进化的过程。尽管孤狼独来独往，但经常接触外部提倡暴力的思想或人员。这会促使孤狼将信仰诉诸行动，发动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在美国，反恐战略近年来表现出明显的“向内转”的趋势。许多孤狼都是本土内生的恐怖分子。他们或者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或者是长期居住在美国的移民。美国学者认为：“完全将这些事件归因于‘圣战’意识形态是不正确的，因为许多袭击发动者似乎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心理紊乱。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当这些个体决定发动暴力袭击时，其目标选择、事中或事后的动机表述都不是偶然的，而是受到政治目的影响的。”⁴例如，2006年3月，23岁的Taheri-azar在北卡罗来纳州大学校园开车撞伤9人。他一年前毕业于该校。最初，人们认为，此举主要是报复行为，因为同学诱使其吸毒。但是，事情远比这更加复杂，存在着政治动机。在向警方的供词及给当地电视台的信中，Taheri-azar说，美国政府应该为无数安拉信徒的死亡及磨难负责。他的目的是对美国政府在伊拉克、阿富汗、巴勒斯坦、沙特等国对安拉信徒发动袭击的回击。他还说，袭击并非出于对美国人的愤恨，而是处于对安拉的热爱。Taheri-azar两岁就移民到美国，曾在美国长期生活。

在不同国家，孤狼恐怖主义的动机也存在着很大差异：在美国，孤狼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根源主要包括白人至上主义、伊斯兰主义和反堕胎主义。在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孤狼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根源则主要是民族主义或民族分离主义，如在巴勒斯坦和俄罗斯的车臣。

在美国，新纳粹汤姆·梦泽格尔以及前三K党成员路易斯·比姆领导了“无领袖抵抗”运动。1992年，比姆发表文章，提出革命斗争的双重策略：一是公开的“信息机构”，不进行任何非法活动，但是为孤狼提供信息，同时以招募为目的，开展宣传；二是秘密的个人或幽灵小组，他们保持低调、甚至是匿名状态，与公开的活动分子没有任何联系。在网络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孤狼通过因特网上的信息实现自我激进化。

孤狼恐怖主义的实施手段主要包括使用武器屠杀、进行爆炸、武装劫持人质等。1974年，穆哈莱姆·库尔柏哥维奇威胁使用生物或化学武器，将在人口稠密地区释放沙林毒气。尽管没有成功，人们也应该加强公共安全管理，严防孤狼恐怖分子利用生化武器，发动大规模的暴力袭击。孤狼恐怖主义袭击的对象主要是无辜的平民，有时也包括政治家、公务员、公司财产、医务人员和宗教领袖。

三、官僚模式应对的困境

对于政府反恐部门而言，打击孤狼恐怖主义的难度较大。相对孤狼而言，恐怖主义组织无疑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更大的能力发动大规模暴力袭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孤狼没有能力实施破坏性的袭击。如果孤狼获得先进的武器，其后果更是不堪设想。不仅如此，孤狼在发动袭击之前就混迹于普通的社会公众中，其动机和行动很难得到察觉和跟踪。由于其行动灵活、诡秘，政府反恐信息情报网络不胜其防、成本高昂，必须依赖于源头治理和群防群治。

随着民主化进程的不断发展，社会公众的表达权日益得到尊重。反恐部门很难根据人们偏激的言论而预先判断孤狼恐怖袭击是否会发生。此外，越来越多的孤狼投身于暴

⁴ Lorenzo Vidino, Homegrown Jihadist Terror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A New and Occasional Phenomenon?,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32:1, 2009. P.10.

力行动，但他们与恐怖组织并没有联系，特别是正式的联系。与一般的有组织犯罪团伙不同，孤狼缺少等级式的结构。政府反恐部门也很难监督其行踪并收集相关情报。

此外，孤狼恐怖分子分散、隐匿于社会公众之间。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们也很难判定，孤狼恐怖主义会何时发生于何地，不确定性极强。国外学者认为，孤狼恐怖主义比有组织、自上而下的恐怖团伙更难应对。有时，孤狼恐怖袭击是事先经过周密计划的，有时孤狼恐怖主义是随机发生的。⁵

通常，恐怖主义被看作是集体、有组织的行动。学者们主要关注的核心是群体动力学和集体社会化，并以此来解释个人的恐怖主义道路。社会心理学对恐怖主义的解释倾向于强调个人超凡魅力型人物的影响、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招募、意识形态的培训与灌输、道德脱轨、内团体的团结、顺从与忠诚、非人格化以及其他与组织过程相关的因素。但是，上述对于恐怖主义的分析与阐释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应用于个人形式的恐怖主义，这还是一个有待于深入研究的问题。至今，孤狼恐怖主义研究的薄弱导致理论对反恐应急管理实践的支撑有待加强。

今天，世界上主要国家的反恐应急响应系统都采用了官僚模式，其四个基本的特征是：(1) 管理机构依赖清晰界定的目标。当恐怖事件发生时，其目标包括积极救助、评估任何财产的损失、评估经济影响等。(2) 为了及时地实现上述目标，事先准备要成立正式的组织，以协调各种活动。(3) 进行清晰分层的劳动分工，其目的是避免冗余和混乱。(4) 以一整套正式的政策和程序为基础。它们为组织成员设计、制订与开发，目的是在高度混乱的环境中进行有效的响应。

在官僚反恐应急模式中，制度设计是一套界定良好、正式、严格、可预测的角色和行动系统，目的是在高度非理性、混乱的环境中有利于做出理性的反应。但是，官僚管理模式并不能有效地应对不确定性极强的孤狼恐怖主义。“的确，当应对‘预测’到的危机和灾害（以前发生过且可能会周期性地重复发生）时，政府有着更好的表现。但是，当遇到独特的、未能预测的、通常是大规模或快速变化的威胁时，响应就会出现問題。”⁶

之所以官僚模式无力应对孤狼恐怖主义，这与官僚模式的缺陷密切相关：

第一，知识分散化与决策集中化。孤狼恐怖主义事件发生后，应急管理需要迅速采取性应行动，果断决策。但是，官僚管理体系依赖于群体决策，因为角色是正式化的，信息是条理化的。这使得知识分享需要通过会议及其他沟通工具。尽管这种知识分享有助于降低不确定性，但需要大量的时间和努力。严重依赖知识分享，这阻碍了系统采取快速、决断行动的能力。

此外，官僚机构依赖决策的集中化。许多人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但没有行动的权威。在分权的总体化系统中，数据采集与加工的责任容易在各个层次被接受，成为威胁随即发生或操作失误的缓冲带。但在集权决策的管理体制中，中央集权与分享信息的依赖使得对快速变化需求、吸纳外来信息和资源较为困难。也就是说，这使得快速分析外来信息、应用外来资源受到阻碍。

⁵ Steven M.Chermak, Joshua D.Freilich and Joseph Somone,JR.,Surveying American State Police Agencies About Lone Wolves, Far-Righr Criminality, and Far-Right and Islamic Jihadist Criminal Collaboration,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33:10,2010, P.1022.

⁶ Arjen Boin and Paul't Hart, Organising for Effective Emergency Management:Lessons from Research,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69,No.4,2010,P.361

第二，忽视系统外的信息。应对孤狼恐怖主义必须获取多方面信息，并以此为基础正确决策。但是，在官僚体系中，社会化导致人们对系统的高度理解，恪守系统的规范、价值系统，不能接受外来信息。这些外来信息不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与完成系统任务相关。忽视系统外的信息所造成的结果是：不能分析来自于系统外的信息，拒绝接受系统外的援助。

第三，对错误行动变本加厉的固守。应对孤狼恐怖主义需要强调灵活与创新。但是，在官僚体系中，管理机构的知识与信息分享结构使得组织成员对其角色的承诺。角色是由法制化的决策系统决定的。当系统不能采取有效行动时，这些角色可能会阻止系统进行识别，做出适当决策的能力。这种承诺可能会产生一种极端的忠诚。当官僚管理系统面临一个新的需求时，本能地就会依赖于从前的经验。

四、孤狼恐怖主义的公众应对

为了弥补官僚模式在应对孤狼恐怖主义中的缺憾，我们必须吸纳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这可以有效弥补政府在应对孤狼恐怖主义过程中的响应性、灵活性与创新性不足的缺憾。此外，公众参与还可以：提高公民应对孤狼恐怖主义的意识，增强自救与互救能力；减轻公众心理压力，避免不必要的恐慌；使公民配合政府应急调控措施，提高全社会的反恐应急能力；监测恐怖事件的风险，及时报送恐怖事件信息，做到群防群控；促进公众与政府在反恐应急管理活动中的沟通，有利于公众对政府应急行动的监督，实现群策群智、科学决策，等等。

1、形成应对孤狼恐怖主义的网络。孤狼恐怖主义难以应对，但并非无懈可击。孤狼一般对极端主义运动都抱有认同的态度和立场。其激进化过程也并非在真空中完成。反恐部门应与有关社区合作，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形成应对孤狼恐怖主义的网络。例如，在美国，各州、私人部门、地方政府、社区、家庭、第一响应者、联邦政府在反恐怖斗争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国土安全部的使命是以准备和预防为核心，调动一切可能的资源，应对恐怖主义，使社会公众的生活远离恐惧。

其中，公众是反恐社会动员的重要力量。社会公众分布于各行各业，遍及社会的各个角落。他们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可以及时发现孤狼恐怖主义威胁的迹象，也可以察觉社会防范中的薄弱环节。政府可以将社会公众发动起来，形成长效的群防群控机制，对孤狼恐怖风险随时进行排查。

2、去除孤狼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打击孤狼恐怖主义，关键不在于判断他们将在何处发动袭击，而在于理解他们是如何走上恐怖袭击道路的。个人因素、社会因素、外部因素都可能使孤狼实现激进化。为此，去激进化需要一个综合治理的过程。但是，孤狼恐怖主义与集体恐怖主义的激进化过程存在差异。还有，孤狼发动恐怖袭击是自发的，但也会受触发事件或催化性事件的影响。对此，反恐部门要深入研究，掌握其中的规律，以调动公众参与的形式，去除恐怖主义意识形态激进化。

3、监控孤狼恐怖主义。孤狼在发动恐怖袭击之前要亲自进行目标侦察。安全部门及普通公众如果具有较强的反恐意识，就能及时察觉孤狼的蛛丝马迹。而且，许多孤狼为了追求恐怖行为的轰动效应，往往要进行展示与炫耀，如给媒体写信。这使其不轨行为有可能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还有，孤狼在进行恐怖袭击准备的过程中，经常欲盖弥彰，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某些方面触犯法律。许多孤狼会通过各种渠道、包括网上信息，具备发动恐怖袭击的技能，进行相关的准备，如制造炸弹等。在多数情况下，这些活动

是单独完成的。这是因为当孤狼试图接受外部援助时，动机可能被警方发现，导致袭击图谋被挫败。动员公众参与，可以去防群控，及时发现孤狼恐怖主义的苗头。

打击孤狼恐怖主义需要从多个渠道收集情报，并加强情报的整合与分析能力。例如，安全部门、宗教组织与爆炸物管理部门要经常进行信息沟通、开展情报会商，从零星、分散的情报中得出重要的结论，及时挫败孤狼恐怖主义的图谋。其中，反恐部门可以调动社会公众监控、举报孤狼恐怖主义行动。

公众参与反恐的前提是学会如何在人群中识别恐怖分子和恐怖活动。反恐宣传中要包括恐怖袭击的常用方式及工具、恐怖分子的行为特征、可疑人物的识别方法、可疑危险物品的识别方法等。为了使社会公众更加全面了解恐怖主义、增强对恐怖分子的识别能力，反恐部门应该将编写并出版公众反对恐怖主义实用手册，并免费发放给社会公众。当然，手册也可以采用电子版的格式，在网络上发布。手册的内容要做到语言简明易懂，方法简便易行，适合各类群体阅读。此外，人群密集场所和公共场所应播放反恐教育的广播或视频，形成群防群控的舆论氛围，震慑恐怖分子。

4、开展反恐教育。为了有效应对孤狼恐怖主义，政府反恐部门要向社会公众开展相关反恐教育，提高其预防与应对孤狼恐怖主义的意识。但是，反恐部门也要注意避免两种倾向：一是人人自危，公众之间信任度降低；二是无形中宣扬了孤狼恐怖分子的政治主张。公众参与是反恐教育的最为有效的形式。

同时，开展反恐教育还能够提高社会公众的自救与互救能力。当恐怖事件发生之后，政府救援力量有时不能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社会公众如果能够开展有效的自救、互救，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恐怖事件所造成的损失。由于恐怖事件所产生的心理问题可能会有很长的间歇期，因而对患者的干预必须持之以恒。而社会公众如果与受害者保持长期的联系，就能够有效预防心理问题的产生或对心理问题及时进行干预。